

梦醒莫斯科

Awake from the Dream

述弢◎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梦醒莫斯科

—— 俄罗斯文学与历史长卷 ——



中国文联出版社

· 纪实史学丛书 ·

梦醒莫斯科

Awake from the Dream

述弢◎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醒莫斯科/述弢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5

(纪实史学丛书)

ISBN 978 - 7 - 80230 - 994 - 4

I. 梦... II. 述... III. 政治事件 - 史料 - 苏联
IV. D751.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6133 号



邵燕祥

读这本纪实述史的散文，仿佛听一曲 20 世纪的挽歌。

它虽不具备史诗的规制，但书页间活跃着的却是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直到戈尔巴乔夫这些历史人物的身影。

我和本书作者都生于 1930 年代的中国，那时在苏联已经进入斯大林时代。俄罗斯和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人民，从那时起，经历了战前的五年计划工业建设、大规模农业集体化、清党和肃反、反抗纳粹入侵的卫国战争以及战后的经济恢复和政治事件，从国家民族到集体和个人的种种安危成败、悲欢离合、荣辱祸福、是非功过，乃至生死遭逢，简直是说不尽的。

而我们当时年纪还轻，对这些不甚了了。我们这一代人对苏联历史有所了解，已在 1949 年后，主要是通过斯大林主持编纂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而对斯大林的了解则来自苏联外文出版局印行的《斯大林传略》以及电影《保卫察里津》、《难忘的 1919》、《宣誓》、《攻克柏林》，自然还有《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 1918》。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青少年时期，中国进入了毛泽东时代。当时灌输给我们的政治理念，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走俄国人的路”，“一边倒”，更通俗地说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中苏友好自不待言，已经由为期三十年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加以肯定。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则是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正如我们不会怀疑毛泽东一样，我们也不会怀疑斯大林。其实，与其说“不会怀疑”，毋宁说我们已经像苏联之崇拜斯大林一样，由衷地崇拜他，同时也同样崇拜毛泽东。





所以当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消息传来的时候，我们都曾真诚地悲痛逾常。读到毛泽东写的悼念文章《最伟大的友谊》时，我们也毫不怀疑这由两大领袖兼导师“缔造”的、两党两国间的“伟大友谊”，真的是“牢不可破”。

……这些因历久而变酸了的回忆，是我一眼看到这本书中一个醒目的标题而引起的——《斯大林之死》：这发生在20世纪中叶，标志着历时二十八年（1925~1953）的斯大林时代的结束〔真是巧合，如果把毛泽东时代按他在全中国执政的年份（1949~1976）计算，正好也是二十八年〕。

在苏联，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斯大林之死是一件大事。即使就全世界来说，它对非共产党国家造成的连锁反应也是不容忽视的。一则由于斯大林虽死，但他所“缔造”的党和国家的体制——更不用说思想影响——却并未随他的个体生命而消亡，不可能立时人亡政息；二则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为消除对斯大林崇拜的后果所做的一切，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中国古话形容某个大人物常有“一身而系天下之安危”之类的话，移用于斯大林，并不为过。他身后的苏联，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仍然处在他的身影下，不仅因为一个经营多年的体制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而且更因为寄生在这体制上的利益集团特别是特权集团握有举足轻重的权力。

斯大林一死，苏联逐渐进入一个“解冻”时期。在起初的三年，新的当权者出于种种现实功利的考虑，悄悄地平反了大约涉及一万名受害者的冤案，其中多数人那时已经不在人世。但这些极少见报。1954年3月27日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向国内报送了《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的材料，指出这种改变从1953年4月起已见端倪，到7月份便已十分明显。^①大使有责任掌握驻在国政治空气的变化，这也是职业的敏感性。一般的中国人自然得不到这样的信息，就是苏联的普通公民也未必全都意识到了。因为像苏联这样的极权国家，对外闭关自守，有一道人称的“铁幕”，

① 引自朱正《隔膜》一文，载《随笔》2005年第6期。





即使在国内，党和政府与国民之间，乃至党政领导集团与一般工作人员之间，同样也有“铁幕”相隔。

直到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受苏共中央委托在苏共二十大闭幕前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用中国共产党习用的一个政治术语说，这才第一次向全党“揭”开了长期“捂”住的一个“盖子”——斯大林-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时代的“盖子”。

本书中的有关章节详述了苏共二十大这一报告的前前后后。由于兄弟党工作人员的泄密，这一报告的内容在西方世界闹得沸沸扬扬，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在习惯于暗箱操作的苏联，这一报告直到1980年代后期才正式发表。在中国，1957年“鸣放”时期传播或议论过这一秘密报告中的事实和观点的人，都被划成了右派。

这一次苏联“（自）揭盖子”，给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出了一道难题。因为多少年来，大家都是以苏联共产党即布尔什维克——后来又称为列宁斯大林党——马首是瞻的，苏联是大家心向往之的人间伊甸园，以中国为例，第一块实行“革命割据”的红色根据地便号称“中央苏区”，在这里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人在根据地时期公文信函和私人信件里，都习惯于“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现在苏联党和国家的阴暗面、斯大林残民以逞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这是令人十分尴尬的。如何面对国际舆论，更如何稳定国内人心、保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在群众中的威信不受这一事件的负面影响，无疑需要认真对待。

在中国，不但在1956年当年，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定稿《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4月）、《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2月），且先后作了《论十大关系》和有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的报告，对此事件作出应对；而且在波兰、匈牙利事件后，于内部讲话中也仍然强调“列宁这把刀子不能丢，斯大林这把刀子也不能丢”，1957年则发动反右派斗争，1960年前后发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提出“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的口号，这个口号也透露了1966~1976年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原始动机。





我们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所经历的一切，既跟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衔接并密不可分，也跟后斯大林时代苏联的政治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读着作者对几十年间苏联政治沧桑史的忆述，每不免联想到我们这里的许多事情（特别是有些细节都十分相似，如出一辙）^①，又因回想当年一心坚信“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不能不感到丝丝缕缕的苦味，啼笑皆非。读者如我，自知往往停留在感性层面，但面对历史，的确应该采取更加理性的态度。也许认真而诚实的研究者，能从苏联的历史轨迹中寻索出一定的规律，有助于我们的社会较顺利地转型。

作者述弢兄，不仅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小历史”，也同样真诚地面对像苏联国家和苏共党这样的“大历史”。他和我一样，都属于小人物遭遇了大时代的类型，曾经因幼稚无知，也因“隔膜”而随波逐流，直到又因幼稚无知和“隔膜”受到惩罚，久久之后，才在各种契机下有所醒悟。契机之一，就是更多地了解了历史乃至现实的真相。世界上最有力的是真实，它比一切谎言更长久。只是我们有时长期生活在谎言中，对真实，就像长期生活在黑暗中，一朝置身阳光下，光芒刺目，会有一时觉得不适应。

近些年来，时迁世变，苏联一些档案解密，感谢我国翻译界特别是熟谙俄语的许多有识之士，帮助我们广大读者揭开了障眼的阴翳。特别像《先哲的启示》这样的译介，更以其理性精神笼罩了全书。这使我们相信，历史不是不可知的，任何掩盖、涂改和伪造历史的企图或许可以得逞于一时，但终究是徒劳的。

① 如书中简述“列宁格勒案件”中，公审两天后，当庭宣判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等六名前领导人死刑，“判决是最终判决，不得上诉，判决书宣布后立即执行”。而在审判前，不但以整死家属来威胁这些领导人，还强迫他们背熟审问对答稿，不得离开事先编好的审讯脚本；还欺骗他们说，承认进行“敌对活动”的口供是党进行这方面教育工作所十分必需的，无论做出何种判决，都绝不会真正执行，这不过是顺应社会舆论而已，云云。这使我想起，1965年，在关押十年后，对胡风、阿垅等“胡风反革命集团”人员进行所谓公审时，都指定一些“胡风分子”必须按照预审时规定的内容出庭作证。林希在回忆录中就记下了执法人员多次督促检查他背诵情况的事。

我不相信，像这样的细节也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结果，恐怕只能是出于古往今来逼供诱供和作伪证的一般规律以及相同或相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CONTENTS 目录

目

录

序	邵燕祥 / 1
斯大林之死	/ 1
斯大林与阿利卢耶娃	/ 12
1949 年的“列宁格勒案件”	/ 21
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	/ 30
先哲的启示	/ 37
神话的破灭	/ 42
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出台的前前后后	/ 48
苏共二十大与列昂尼德的失踪	/ 57
1956 年匈牙利事件始末	/ 62
赫鲁晓夫与尼克松的“厨房辩论”	/ 72
美国 U-2 间谍飞机覆灭记	/ 77
十三天——古巴导弹危机	/ 82
赫鲁晓夫遭遇“宫廷政变”	/ 90
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命运	/ 105
赫鲁晓夫之死	/ 113
双料间谍佩尼科夫斯基落网记	/ 120
苏联“大管家”巴伊巴科夫轶事	/ 126
“超级明星”加加林的幸运与不幸	/ 129





戈尔巴乔夫人主克里姆林宫的来龙去脉	/ 133
1991 年苏联八·一九事件始末	/ 139
戈尔巴乔夫机遇	/ 150
苏联政要海滨休养拾零	/ 163
滨河街公寓今昔	/ 166
旅俄琐记	/ 170
桃李春风忆故人	
——记刘媛娜先生	/ 178
附录 作者自述	/ 189
哭泣的青春	/ 189
倒行人生路	
——哭泣的青春(之二)	/ 231





斯大林之死

人生在世，谁能不死？但平民百姓之死与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之死，毕竟不可同日而语。而已故的历届苏联领导人中，又以斯大林之死最耐人寻味。

毫无疑问，斯大林生前手中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的一句话可以决定人们的生死荣辱，甚至他的某个眼神也会使身边的“战友”不寒而栗。在迟暮之年，斯大林的多疑已发展到了离奇的地步，临终前不久，更出现了躁狂性恐惧症。用餐时，某一道菜只要没有人当着他的面品尝，他是决不去动的。那些多年来侍奉左右、忠心耿耿的人，他一个也信不过。身边那两个人们熟知的最恭顺的人物波斯科列贝舍夫和弗拉西克后来也均被解职并送进监狱。

斯大林不相信医生。他多年不让专家看病，仅在前往海滨休假时偶尔准许派一名他了解的牙医去。在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之后，斯大林觉得每个医生都是暗藏的敌人和恐怖分子。因此，谁也不了解斯大林真正的健康状况。但他那日益加重的心理变态则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与几名信任者共进晚餐、大家开怀畅饮时，斯大林会突然站起来，离开饭厅前往外室，他站在门外久久地偷听，看当他不在场时大家都讲些什么。当然，人人都知道斯大林的这套把戏，但都佯装不知。谁要是若有





孔策沃别墅

所思或愁眉不展，斯大林便以怀疑的目光仔细盯着他。他要求每个人都高高兴兴，和他一起唱歌，甚至跳舞。

这也涉及从克里姆林宫到孔策沃近郊别墅的行车路线。路不算长，车队会忽然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里兜起圈子。斯大林有一份莫斯科街道图，他在行车中指示往哪儿拐，怎么走法。他甚至不告诉司机

是什么路线，且行车路线每次都有变化。

从许多迹象看来，斯大林没有想到过死，他根本没有让党和国家领导层对此作好准备。斯大林的表现叫人似乎觉得“他的王国永无尽头”。诚然，斯大林有时也作出他已感到不堪重负、希望免除职务的姿态。他在十九大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就谈到他一人兼任政府总理和党的总书记甚感吃力：年岁不饶人，精力不济，连报告都作不下来，还算什么总理。斯大林一边说着一边用探询的目光看着大家的面孔。在座者没有一个人实际上认为斯大林可以退休。大家都本能地感到，连斯大林自己都并不想将他这番关于退休的话付诸实施。这时马林科夫发言，他只讲了一句话：斯大林应当留任总理和总书记，这点无需证明。斯大林也就没有再坚持自己的要求。

斯大林长期以来明显地器重莫洛托夫，同他见面的次数比其他人都多，往往在作出最重大的决定之前都只找莫洛托夫商量。政治局委员中大概只有莫洛托夫可以反驳斯大林，发表自己的观点。但到开十九大时斯大林对莫洛托夫突然变得冷淡了，而在代表大会后的全会上更是毫无根据地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表示了政治上的不信任，指责莫洛托夫“向美帝国主义投降”，还建议不让他进入中央主席团常务局，而且后来果真这样做了。赫鲁晓夫曾说过，他深信如果斯大林再多活上一段时间，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结局会很悲惨。

斯大林显然对日丹诺夫颇为赏识，但对他酗酒无度也很反感。不过日丹





诺夫死得相当神秘。斯大林未必把赫鲁晓夫看在眼里：在他看来赫鲁晓夫是个“庄稼汉式领导人”，直率、勤勉，却未必是挑大梁的料。斯大林在晚年已对贝利亚颇有戒心。

他对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早已冷淡，而且简直是讨厌他们。斯大林从未将米高扬、什维尔尼克、布尔加宁、别尔乌辛等“二线”领袖当将领军人物。还剩下一个机灵、勤勉、阿谀奉承的活动家马林科夫。在除掉波斯克列贝舍夫之后，马林科夫实际上操办了斯大林所有的个人事务，他将呈送领袖的公文一一“归类”和“过滤”。然而斯大林在晚餐会上曾不止一次地责备马林科夫的“没有骨气”和不可饶恕的“软弱”。斯大林不会把这个女里女气、缺少魄力的人当成自己的继承人。

斯大林感到了死期将至，却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一片真空。1952年底和1953年初，斯大林曾几次晕倒，在办公室里摔倒了两次；他的血压已接近危险值。赫鲁晓夫回忆道，斯大林往往会一时糊涂或记忆模糊。如有一次刚要对布尔加宁说点什么，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了。

二战后斯大林对自己的身体倍加注意。斯大林也把希望寄托在高加索人的长寿上：他家乡的男子往往可以活到90岁至100多岁。他不止一次地在小范围内说过，高加索总是使他充满新的活力。每年春天他都要到高加索的



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波斯克列贝舍夫、米高扬、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别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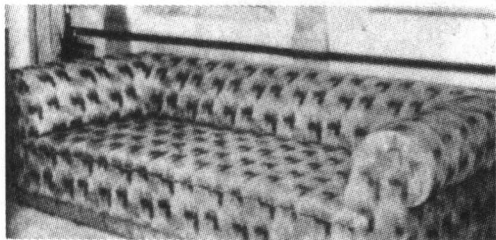


黑海之滨长时间地休养。1950~1952年，斯大林每年都要去私人疗养院呆上三四个月。然而他从高加索归来不久，就在贝利亚和莫洛托夫面前抱怨头晕、恶心、不舒服。他身边的人曾看见他在办公室中摔倒在地。国际外交界中有人详细打听到这些情况。1948年1月，斯德哥尔摩和伦敦都出现了关于苏联首脑可能已经去世的传闻的报道。但这时斯大林在大剧院公开露面了，谣言遂不攻自破。

1953年2月28日是个星期六。斯大林邀请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和布尔加宁到克里姆林宫。大家一起看了电影，然后斯大林提议到位于孔策沃的近郊别墅吃晚饭。这顿饭照例吃到次日早晨四五点钟。斯大林已略有醉意，但心情极佳，没有任何会出意外的迹象。客人告辞了，斯大林出来送客，高声地说笑，用手指戳戳赫鲁晓夫的肚子，照乌克兰人的方式叫他“米基塔”。他心情好的时候总是这样叫的。

第二天(3月1日)，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还会召他们去的，便一直等电话，饭也不敢吃。电话却始终未来。难道斯大林决定给他们放一天假吗？这不可能，有点反常。赫鲁晓夫感到莫名其妙，便脱衣上床了。

斯大林通常是上午11~12点起床。有时他10点就睡不着了。这天10点屋内没有动静，11点没有动静，12点、1点、2点、3点、4点过去了，始终没有动静。警卫人员坐不住了，觉得情况不妙。可怎么办呢？到他屋里去吗？但他曾下过死命令：如无动静，不得进入他的房间，否则严惩不贷。时间不断地过去，警卫人员却始终不知该怎么办。到晚上10点钟，邮件送到。警卫人员仍然不知该怎么办。一名警卫以送邮件为名大着胆子走了进去，这才老远看见斯大林躺在小餐厅的地板上，举着右手，他似乎尚未失去知觉，



斯大林去世时的沙发

但已不会讲话。看来斯大林是听到了脚步声便勉强举起手来求助，警卫员问他：“斯大林同志，您怎么啦？”“要不要叫医生？”回答则是含混不清的“兹……兹……”声。地板上散落着一块怀表和一



张《真理报》，表上指针指着六点半，可见这是六点半的事。一问一答之间两三分钟过去了，病人忽然轻轻地打起鼾来，好像是睡着了。几名警卫将斯大林抬到大饭厅的沙发上，便开始四处打电话。打通了马林科夫的电话。大约半小时后马林科夫打电话给警卫人员说：“我没找到贝利亚。”又过了半个小时，贝利亚打电话来说：“斯大林同志的病情不要对任何人讲。”

于是，一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人急于来救助生命垂危的斯大林。只有警卫人员坐在床前等待着。

到夜里三点钟，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才来。他们问斯大林情况如何，这时病人躺在床上，发出轻微的鼾声。贝利亚冲着警卫一顿臭骂：“你干吗大惊小怪的？主人原来睡得挺好嘛。马林科夫，咱们回！”贝利亚不听警卫的解释，他说：“不要大惊小怪，不要打扰我们，也不要惊动斯大林同志。”说完就扬长而去。

于是，战友们宣布穿着尿湿的裤子（小便已失禁）躺了4个小时的74岁老人“睡得很好”，便离开了，他们仍然没有对斯大林进行任何救助。

又过了一段时间，警卫人员总觉着不大对劲，他们又给马林科夫去电话。于是早上七点多钟，赫鲁晓夫来到别墅。他问斯大林情况如何，并说医生马上就到。医生是在八点半至九点之间到的，此时距病人摔倒已有13个小时。

这里有个重要的细节值得注意。3月1日凌晨斯大林送走客人后对当日值班警卫说了一通完全出人意料的话：“你们统统去睡觉吧，我什么也不需要，我也要睡了。今天我不用你们。”（这位警卫名叫赫鲁斯塔廖夫，他在3月1日上午10点交班后即离开别墅。）赫鲁斯塔廖夫当即把这个指示传达下去，大家感到又惊又喜，“主人”从未发过这类指示，通常是问你：“想睡觉？”并用眼睛从头到脚盯着你。哪还敢睡？今天真正破天荒头一遭，于是一个个放心大胆地倒头便睡。

人们永远无法知道当天夜里紧闭的斯大林内室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斯大林失去理智命令大家睡觉，恰好那天夜间他突然中风；要么赫鲁斯塔廖夫在什么人的授意下将部下都打发去睡觉，好让





他或者人所不知的别的什么人与领袖单独在一起。

赫鲁斯塔廖夫本人或者别的什么人是否潜入了无人看守的房间？是否给酒后熟睡的“主人”打了一针？这一针是否引发了中风？是否“主人”醒来后感到一阵头晕恶心，试图自救，却只能走到桌子跟前？这一切都是推测。若果真如此，则四战友（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那惊人的大胆就不难理解了：他们得知此事后，并未急忙赶来救助，似乎对所发生的事情早已成竹在胸，而且确信斯大林已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

有论者认为，无论是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四战友都是有意识地对生命垂危的斯大林见死不救。所以，无论如何，都是他们将他害死的。事隔多年之后，莫洛托夫曾引用贝利亚对他说过的一句骇人听闻的话：“我把他干掉了。”

医生都怕得要命，他们要给病人作检查，可是手在索索发抖，牙医在卸假牙时假牙也掉到了地上。警卫将病人的衬衫撕开，医生进行了全面检查，得出的结论是：脑溢血。右手不能动，左腿也已瘫痪，失语。接下来便忙着给病人的后脑勺和脖子上贴医蛭，拍心电图，作肺部透视，打针，千方百计地进行抢救。

战友们将布尔加宁留在病人身边，其他人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据日志记载，3月2日上午10时30分，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来到斯

斯大林遗体





大林办公室。随后，失宠的莫洛托夫、米高扬、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其他中央主席团委员也来了。看来，他们已开始在他的办公室里瓜分他的权力。此后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胆子大了起来的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又驱车前往别墅。

根据日志，当晚九点半全体委员又在斯大林办公室里开会，继续瓜分权力。早上他们又去别墅。天天如此。

然而奄奄一息的活尸首对他们来说还有用处。一位在场的医生后来写道：



斯大林葬礼

马林科夫暗示我们，他希望医疗措施可以使病人生命延长相当一段时间。我们都明白这里说的是为组建新政权和准备社会舆论所必需的时间……斯大林偶尔呻吟两声，只有那么短短的一瞬仿佛他用理性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周围的人。伏罗希洛夫便说：“斯大林同志，我们在这儿，都是你的忠实朋友和战友。你感觉如何，亲爱的？”但那目光已无任何表示。

莫洛托夫说：

我被叫到别墅……他的眼睛已经闭上，当他睁开眼睛想说点什么的时候，贝利亚就跑到他面前吻他的手，葬礼后贝利亚哈哈大笑道：“科学泰斗，哈哈。”

